



源泉·创作·愉悦·读书

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一路开花 陈晓辉

上帝的蓖麻

舒林琳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溯源·创作·愉悦·读书



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一路开花 陈晓桦

上帝的蓖麻

任林举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帝的蓖麻 / 袁炳发主编; 任林举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3.1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ISBN 978-7-5385-6784-7

I. ①上… II. ①袁… ②任…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3047号

上帝的蓖麻

作 者	任林举
出 版 人	刘 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师晓晖 于德北 王 婷
封面设计	李岩冰 董晓丽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0624
网 址	www.bfes.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6784-7

定价: 1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目录

第一辑：内心风物

003	枸 杞
007	野百合
009	岳 桦
014	云 河
017	当水行至绝路
020	广昌莲
026	弘福寺
029	乌 镇
032	康定溜溜的城哟
036	红 柳
041	会流泪的树
049	薰衣草

第二辑：悠悠怀想

057	婷 婷
060	来生还是做父女
064	一个地址
072	向 海
085	人在江湖
090	大安，我那有母无父的故乡
095	维多利亚公园的天空
102	阿尔山的花开与爱情

第三辑：低调情怀

115	上帝的蓖麻
118	平安之夜
120	背朝大海
123	红 色
126	奇异的分裂
129	为自己造一艘诺亚方舟
132	隐 藏
135	迷 失
138	天父曾经来过
140	明暗各半

143	往事如刀
146	自杀的小鼠
149	醒 来
152	生命的雨滴
154	英 雄

第四辑：蓝色咏叹

163	再没有另一次
165	空间或时间之外的猎获
167	话说流逝
169	有无之间
172	生活，没有配乐
175	毒品、激情与刀
178	石头有心
181	房子到底是谁的
185	相对的时间、相对的生命
187	十八岁的大地
190	我们来自不同的时间
195	来自身后的那声呼叫
197	如果思念
200	与时光对抗

203	满身是尾巴
206	直逼入时间的缝隙
210	庄严的儿戏
213	云总是从山口那边流过



第一辑：内心风物

白桦树生在山下，与溪水、红枫相伴，过着养尊处优、风流浪漫的日子，风来起舞，雨来婆娑，春天一顶翠绿的冠，秋日满头金色的发，享尽人间艳羡，占尽色彩的风流，如幸运的富家子弟，如万人追捧的明星。而岳桦却命里注定地难逃绝境，放眼身前身后的路，回首一生的境遇，却是道不尽的苍茫、苍凉与沧桑。

枸 杞

躲在向海写《粮道》的时候，每天饭后在院中散步。

每一次散步都从一排台阶开始，最后再从那排台阶结束，因为我喜欢从那排台阶上下的感觉。那排台阶，每一级都已经在中间的侧面裂开，从缝隙里长出一些蒲公英之类的嫩叶植物，很有岁月感，似乎每一级都由时光和往事砌成，只要坐下来就能够回到从前。

但我一直没有在那里坐下来，因为我在行走时总是担心，太多的往事会缠住自己前行的脚步，而此时，我有一点害怕在往事里沉迷。

院子边缘的路差不多是开放式的，走下防水的护坡就到了湖岸，其中，有两面是沿湖而修，院子里平时很少有人，每天就我一个人沿路走过来又走过去。从远处看过来，我的那个样子一定会被人认为在寻找什么或守卫什么，或像一个巡逻的哨兵吧。

在院子最西南的柳树下，有人种了一片枸杞，大约有二十多株

的样子，但由于树下是一片堆满了沙子的沙丘，所以在那种干旱的环境里生长得都很小，最粗的树干都不及手指，与一些杂草混在一起，如一片没有什么章法的野生灌木。

一开始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认出它们，后来在某一天早晨，我看到了鲜红的零零星星的枸杞子，从那些灰绿色的枝叶间露出来，才认出了它们。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园中，也种过一些枸杞。一到结果的季节，满枝红艳艳的，枝头都被压弯了，果粒也要比这里的大得多。因为晒干后要当作药材拿去卖钱的，所以我们很少吃。偶尔偷偷地拿几颗放在嘴里，却舍不得马上咀嚼咽下，就放在嘴里含着，让果汁从果蒂的破裂处一点点渗出来。那种甜中有点微苦的味道，如童年的时光一样，令人难忘。

经年累月的远离，已经让我把老家的环境忘得差不多了。细想起来，不是和向海的环境相近吗？干旱少雨，到处沙丘。只不过那时家里住着土平房，没有水泥地面和花坛，房前是一个浮着一层白色土面儿却看似十分平坦的院子……但是，那些鲜艳的枸杞子，直到今天，仍然在记忆里泛着永不衰减的光华。

相比之下，向海的枸杞子就显得寒酸多了，不但果实稀少，而且果粒很小。只是那味道，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年的阔别，依然如旧。那天早晨散步，突然想尝一尝那些鲜红的小果儿，便像孩提时一样摘几颗放到嘴里。一品，却被它们那奇特的味道迷住，淡淡的甜里透着微微的苦，还是从前的味道，还是从前的感觉。仿佛那小小的果粒里面储藏的，并不是果汁，而是从前的时光。

后来，每天清晨的散步，似乎已经不再是为了最初的想法，不

再是为了舒动筋骨，而只是为了那几颗枸杞。每天早晨绕到那里，去看一看它们开花和结果时的样子；每天早晨摘几颗果实放在嘴里，并和小时一样，很久地那么含着。

最让人感动的，还要数枸杞树上那些米粒大的小花儿。每一天都有那么几朵，藕荷色的，星星点点地开放在晨曦里，如点点乡愁。让我在那些寂寞的时光里，感受了来自于它们生命深处的娇艳。

日子久了，我便知道这几天树上开了多少花儿，有几朵已经凋谢结成了果，有几颗果粒已经长大到可以品尝。但有那么几天早晨，我却发现已经长大的几颗果粒突然不见了。因为院落里很少有人来，除了我没有这么早到院子里散步，所以我断定一定另有原因。第二天，我起来得更早，天刚蒙蒙亮，就到了“西南角”。当我快要接近那片灰色的小灌木时，突然有一只瞪着可爱大眼睛的小鸟儿从那里“腾”的一声飞走了。原来就是它，在天天和我分享那些微小得都有一点点脱离了物质形象的枸杞子。

以后，每一次来差不多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彼此熟悉之后，每天我来时，它可能会很识趣地飞走，也可能并不飞走。如果我因为某些事情内心感动、柔软，我就不摘树上的枸杞子，让它自己独享；如果我哪一天并不开心，我就不再让着它，和它所做的一样，吃掉所有剩下的果实。

树上的枸杞子一天天少了起来，再到后来，就彻底消失了。然而，我却一直每天怀着感动或温柔的心情去看那些小灌木，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它们就像闪烁在地上的小星星一样，记录、见证了我生命里的波澜和心情的脉动。我相信，它们一定会知道我内心的那些情

感，就如我相信日子逝去时间会知道，云飘过天空会知道，冷暖过去季节会知道一样。因为它们是自然的精灵。

但那鸟儿，却和我一样莫名其妙地怀旧，可食的枸杞子都不在了，它还在守候！

临走的那一天早晨，我又看到了那只小鸟。它就那么长久地停留在空空的枝头上，看起来神情有一些落寞。

我只是在心里向它微笑了一下，很亲切的那种，以示来自于心灵深处的依恋。

已经是深秋了，我要走了，你也走吗？

它侧歪着头，似乎很不解地看了看我。

当我转身离去时，那鸟儿仍然没有离去。

突然觉得那鸟儿与我们人类相比，自由而又独特。它们也许从来不受什么逼迫，用不着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某处，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毫无牵绊与阻碍。它们完全有权利以守候或守望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内心对某一事物的依恋；而我却只能经常以告别的方式，对某一事物展开另一程的思念。

野百合

一进六月，草原上的百合花就开了。

六月的草原应该叫万紫千红才对，因为各种各样的花儿差不多都会在这时纷然开放，黄的金针、紫的鸢尾、白的木樨……却偏偏是那红色的野百合，总如暗淡的街市或广场上忽然跃出的一袭红裙，迎风舞动，火焰似的点燃了人的目光。

仅仅从数量上说，野百合并不占任何优势，她们从来也不，从来也不可能以浩大的声势震撼人。以势显势，那该是向日葵、油菜花和薰衣草们的事情。在茫茫的草原上，野百合只是星星点点地散落于翻腾的草浪峰尖之上，如一颗颗神秘的红宝石，在深重的绿色里发出耀人眼目的光芒。

在更多的年份里，野百合却稀少得如凤毛麟角，以至于有一些人专门为寻找野百合而来，结果仍要怅然而归。大概，这个世界对“难得”一词的唯一应对就是“珍视”了。为了她们的稀少与珍

贵，很多人把有没有目睹野百合的开放，作为衡量自己是否幸运和来一次草原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当然，总会有一些人是幸运的，人与花及人与人的缘分是一样的，无缘时好像对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切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有缘时，却好像探囊取物一般，看起来对方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就是为了你的到来而一直准备，一直等待着。

野百合是草原的精灵，是百花里的妖呵。

没有人知道她们为何而开，为谁而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她们的行踪。有一些时候，她们会刻意地躲开羊群和人群，寂寞地开在草原某一个僻静的角落；有时她们却张扬地开放在牧人的毡房前或人们一抬眼就能够望到的显地。

如果是清晨，你刚刚从睡眠惺忪的暗室里走来，第一眼就撞上了那热烈的红色，你一定会毫无设防地成为那妖冶色彩的俘虏。

从那一刻起，你的目光便无法摆脱它的吸引。就算你通过艰苦的努力将自己的目光移开，你的心也还是无法离开；就算你通过更加艰苦的努力将心移开了，你的灵魂也无法离开；因为你自己非常清楚，当你背对着那团红色，踏上了归程之后，曾经被那红色照耀过的地方都将化为虚无与黑暗，如同一场大火过后遗留下的灰烬。会有莫名的忧伤和隐痛从那些空洞里无法制止地涌流出来，并逐渐蔓延，以至于浸透你整个生命。

很多来过草原又离开草原的人，就这样在自己的心里埋下了思念的种子。

岳桦

第一次去长白山，是1995年的夏天。也只有从那时起，才知道有一种树的名字叫岳桦。

虽然我从小就一直对各种植物特别是各种树木感兴趣，但那之前，在身边、在旅途以及能看到的各种读物上，却从来没有发现过那种名叫岳桦的树。后来知道，那是一种只在长白山上才有的树。在树的典籍里，它原来是一个不常见的冷僻词。

那时的长白山，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所以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景点”，许多人去长白山，似乎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看天池。那时，我们大概也是那个样子，所以一爬上汽车，人们的心和飞旋的汽车轮就达成高度的默契，从山脚下的白河镇出发后，就再也没有一刻停息，一路盘旋而上，直奔顶峰。

尽管一路上的好花、好树、好景色层出不穷，似乎都与我们无关。我们的心在远处，在一个远远高于那些花草树木的高远之处，所

以我们对眼前的景物视而不见。我们以无序而杂乱的交谈填充着从清晨直至午后的宽阔时段。过后，当我重新翻阅那天的记忆时，除太阳未出时的美人松剪影和最后的那泓天池水还算清晰，中间大部分片段都是些红绿交错、模模糊糊的虚影，如一张对焦不准的拙劣照片。

然而，那些岳桦树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惊奇。

接近山顶时，我无意地将疲惫的目光从嘈杂的人群转向车外，突然，我感觉到，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那些树，纷纷地沿着山体将身躯匍匐下去，并在斜上方把树梢吃力地翘起。在透明的、微微颤抖的空气里，我仿佛看到一种神秘的力量或意志，正加到这些树的躯干之上，使这些倔犟的生命在挣扎中发出了粗重的喘息和尖利的叫喊。

是一场正在行进的飓风吗？然而，从树叶和草丛的状态看，车窗外却是一片的风平浪静，前面汽车走过时趟起来的烟尘，正笔直向上升起；那么是一种来自地下的强大引力在发生作用吗？然而，一切似乎都在空中轻盈地往来，一只无名的小鸟，正展开它小巧的翅膀，在那些半倾半倒的树梢头悠然滑过……

分明，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是凝固于时间另一端的一个难以忘却的记忆，或是一种难以复原的姿态。

这些树的名字，就叫做岳桦。

本来，树与树并立于一处时应该叫做林或森林，但许许多多的岳桦树并存一处时，我们却无法以“林”这个象形字来定义这个集体。因为它们并不是站立，而是匍匐，像一些藏在掩体下准备冲锋或被火力压制于某一高地之下的士兵那样，集体卧伏于长白山靠近天池